

诗路歌歌

芒种记(外二首)

王爱玲

除去麦芒,除去草芥
除去生死
今天,让我们来说泪水
说说诗

此时的原野
正在等待着一场酸梅雨的
到来
风吹麦浪,也吹乡愁与白发
丰收的喜悦,终究
抵消不了此消彼长的孤独与寂寞

麦子的黄,与黄土的黄
黄河的黄互为恋人
它们正在与那些黄皮肤黑头发
黑眼睛的民间乐手一起
联袂演奏一曲中国风的欢乐颂

金蛇狂舞,麦香飘扬
此时,更适合来一场酣淋漓漓的
青梅煮酒
不论英雄,无关桃花

只为,将收割之后的大地与天空
以及,那些
麦田守望者的相思与渴望
濡湿,醉透……

立夏记

除了思念,还能做什么
除了疯长,还能做什么
除了活着,还能做什么
在这样一个春生夏长的季节

因为生在五月
注定,从今日起
万物开始生长出葳蕤的绿叶
因为生在五月
注定,从今日起
身体里开始生长出麦芒和金黄

也因为生在五月
从今日起,阳间的人
便开始进入思念的雨季
也许,接下来还会有一场暴风雨

伤心的人那么多
那些结冰的草木之心
早已迫不及待地
畅饮一场夏风与梅雨

在人间,没有哪只蝴蝶不是忆梦的
大地没有理由不捧出一颗金子的心
以答谢那些在夕阳下流泪奔跑的人
抑或,鬼神

静静的月亮河

水是幽蓝的
月亮是幽蓝的
夜空是幽蓝的
梦是幽蓝的

那一望无际的辽阔的孤独是幽蓝的
没有孤帆远影
没有鸥鸟翻飞
世界在夜幕下隐遁
闪电穿堂而过
远方的花树在夜色中
潦草成一幅寂寞枯藤

谁,在苍穹之下
晕染这巨大的蓝色的忧郁?
一如今夜,这静静的月亮河

灯下漫笔

麦田里的守望者

赵克红

便忙着给麦田浇水灌溉,约莫一周,麦苗便会齐刷刷地拱出地面,一望无际的田野里渐渐冒出浅浅嫩嫩的绿来,一列列、一行行,高低匀称,格外齐整。

静谧的麦田里,麦子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健康快乐地成长着,汲取着土地肥沃的养分,不经意间,麦苗就给裸露的土地穿上了绿色的衣裳。

若是有段时间你没到麦田观看,便会惊讶地发现麦子成长的速度有多快,它们你争我赶,不知不觉间已经悄然抽穗。这时,辛勤的蜜蜂仿佛嗅到麦子的花香,嗡嗡地,一会儿在采蜜,一会儿又在倾听麦子拔节的声音。那一根根直立的麦子,汇集成绿色的海洋。于无声中,孕育着丰收的希望。

到了六月,地里的麦田与阳光一样金灿灿地耀眼。爷爷和队里几个有经验的人,到麦田里来得更勤了,他们几乎天天都要到麦田里去查看麦子的成色。其实,收麦子也是门学问呢,收早了,麦子没长好,会减产;收晚了,焦麦炸豆,落在地里更可惜。因此,割麦要把握住最好的时机。临近麦收时节,爷爷便早早开始忙着磨镰刀,收拾架子车,做着收麦前的准备工作。一旦生产队发出麦收的号令,爷爷总是

带头响应,冲在最前面。

爷爷割麦的速度在生产队里也是数得着的。该收麦了,队里会把麦田分包给每家每户。天刚蒙蒙亮,爷爷就带领家里的男女老少一起来到麦田里,因为早上天气较为凉爽,爷爷弯腰挥动着镰刀,伸臂将麦子往怀里一搂,随着镰刀“蹭……蹭”响过,麦子就整整齐齐倒在他的脚旁。他在麦田里快速向前移动着身子,镰刀所到之处,一大片麦子便被整整齐齐割倒。虽然开镰时,大家都在同一条平行线上,但没过多久,他便与他一起割麦的人远远甩在了身后。这时,他才会直起腰,再回头看看他身后的劳动成果,脸上露出不易被人察觉的微笑。稍事休息后,爷爷就提前做好了麦收的准备工作,他用绳子将胳膊一股粗的木棍牢牢固定在车架上,架子车比平时要宽出许多,可以装运更多的麦子。爷爷抱起麦子,像抱起自己的孩子一样,把麦子一层压着一层,密密实地装在车上,车子堆得像小山一样。然后,爷爷拉着架子车,远远看去,只见架子车在行走,却看不见拉车的人,爷爷的背

弓得像张弓,我们一起帮他推着车,将麦子一车车拉到打麦场上。

麦收时节的打麦场就像战场,大家一齐上阵,有往打麦机里输送麦穗的,有负责石碾碾麦的,有扬场的,有往仓库里运送麦子的……连续多天队里的男女老少早出晚归,争分夺秒,常常忙到深夜才能回家,有的小孩跟随家人一起来到打麦场,实在太困睡了,躺在打麦场的麦秸上就呼呼地睡着了。人们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直到把麦子用麻袋装好,颗粒入仓,这才可以长喘口气。

爷爷把农事看得神圣而崇高,而我也在爷爷眼中的一粒麦子。而今,爷爷离开人世近三十年了,他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脚下的土地。对他来说,也许回归土地,便是获得新生。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也是一粒麦子,我的根永远离不开土地滋养,那散发泥土芳香的土地,以及成熟了的麦子的味道,都会让我倍感亲切。这是充满希望的味道,也是浸润了农民辛勤汗水和丰收喜悦的味道。我不止一次地在曾经洒过汗水的田畴中行走、怀想,在乡村的星月下默默仰望。我的心,早已打上故乡的烙印,永远是麦田里的守望者。

新书架

《世界3: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

高晓倩

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艺术史研究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那是西方新艺术史集中影响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时期,也是中国艺术史研究者在全面反思的基础上拓展新方法的时期。这个时期既出现了文人生活进行全面解剖的解构性论著,也出现了具有重建艺术史野心的通史写作;既有来自人类学、考古学的整体思维,也有来自后现代哲学、文学研究的纷繁术语,意识形态化也成为这一时期部分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基本特征。一方面艺术史研究的视野已经远远超出绘画史领域,形成青铜器研究、宗教美术研究、墓葬艺术研究等领域的同时并进,另一方面展示方式、观看方式、生产方式、

消费方式、空间性、物质性等观念的兴起也极大地拓展了所有研究领域的广度与深度。

这样的变化,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后国际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往来日益频繁,全球化领域中兴起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引起广泛关注,同时也为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海外”背景带来新的语境。其间,中国艺术史与整个艺术史及文化研究的关系不断随着时间和地点的推移发生转变,产生了新的思想。《世界3: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希望对各地的知识生产进行部分总结和介绍,关注不同语境下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在比较中反思三四十年来这个学科的图景。

散文诗页

鲸灵(外二章)

李志亮

海洋,海洋,海洋,海洋,海洋,海洋。
鲸灵,鲸灵,鲸灵,鲸灵,鲸灵,鲸灵。
海鸥品尝着大海的辉煌,天鹅举起浪花飞翔天外,野性白云追赶着。阳光滚压到海的深渊,击起千层磅礴涛声,摇低了风的高度。

鲸,在大洋的子宫里拥抱着浪花。蓦地,鲸得病而亡。沉入海底。其骨头被细菌分解转化“海底绿洲”。是海底世界鱼类生存的必须条件。鲸灵的正能量达到了极致,为义而死,死亡即是永生。

黄河故道落日

少年的梦里,小村,断霞,寒鸦,黄沙。
苍鹰急切驾驶着火烧云,在六十万米长空孤影矗立,幽音露滴。是为生活打开一个缺口吗?门外老鸦啼鸣着杨树的叶子。风的呼啸着故道上茫茫的黄沙,是追梦千年的往事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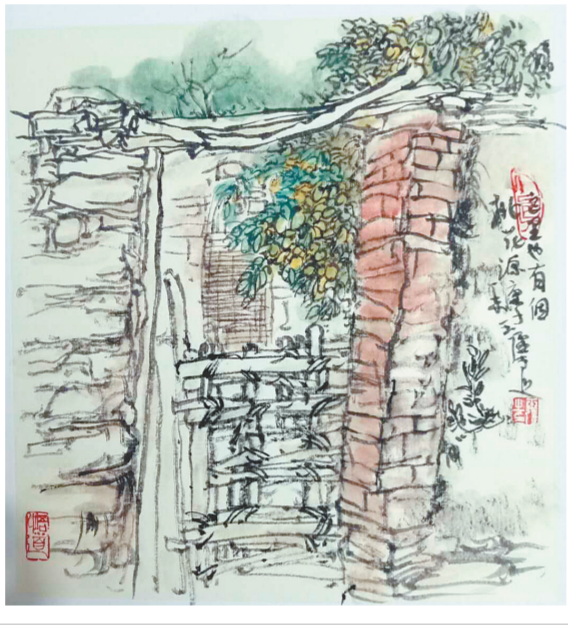
放羊的孩子甩开羊鞭,抖落了夕阳。羊群的叫声侵入了落日的隧道里。
残照中,仿佛藏有寄语吗?你说,你给我说,你尽情倾诉好么,落日。

鸟音的热度

梦中的鸟音,倒影在皱巴巴的瘦脸湖水中,皎皎孤月点着波心。天阔云闲,远处送来箫声,那是童年的梦啊。

北方雪花大如掌,风干吨寒。风儿剪碎了散步的白云,雪中太阳星期天放假了。那丝丝弄碧的老柳树,头发已掉去,光秃秃的。毅然挺拔在大雪中。昂首昂着,沉思着往事。早梅花开了,骨体清英雅秀,报着春来。

大雪中的鸟儿,饥渴奋飞,辛勤两翅垂着,抖动着。独立在寒梅花枝上。鸟儿叠合,群鸟叠韵,千声万响,蓦地,仿佛产生40℃高温,梅花脸上流出了汗。



这里也有一个桃花源(国画) 邢玉强

聊斋闲品

欲将涂鸦家无纸

庸之

十年间万首诗,无论是留下的诗作,还是爱国情怀,后人评价都是极高的。

可有时候,总会有意识无意识地,自觉或不自觉地,拿两个极端的例子作对比。比如,拿潘大临和清乾隆对比。很多人通过小说和电视剧,对清乾隆这位风流皇帝多都有一些了解,除了其他爱好之外,还酷爱作诗,一生共留下了四万多首诗作,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是盖了盖了。质量怎么样呢?不便评说。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

那么,潘大临的一生如何呢?本来寿命不长,活了不到五十岁,留下的诗作不多,我们通过网络搜索能够找到的更是寥寥。在文学史研究新的成果出来之前,甚至有人认为,潘

大临一生仅留此一句诗。但这一句,却成了千古名句。

进而联想,人生中很多事情莫不如此。一些相对的事物,很难分出优劣,或论出对错高下。但如果以这一句诗VS四万多首诗,其中所蕴含的道理,如细细地品品,不同人一定有不同的认知。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潘诗人家道中落,到如此窘迫的地步?据资料显示,潘大诗人在当时也算是一位官二代。其父潘颢和其叔叔潘更都曾高中进士。其父先后曾任蕲水县尉、瑞昌知县等职,而且与苏轼、黄庭坚等名流又是好友。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家境应该是非常不错的。据说他的父亲为人耿介,为官清

连载



从安康回到朱阳关,要经过陕西旬阳县、白河县,湖北郧阳县,由荆紫关进入河南。所经之处差不多都是山区,路况很差,车不多。老石开车,突雯陪着静姝坐在后边,三人一路都是无语。静姝一直抓着从海的制服,就是一年前在菊潭山上,突雯第一次见到他们时,从海身上穿的那件。制服洗过

五月的一天,静姝和突雯待在家里看书闲聊。前几天镇上大游行,庆祝德国无条件投降,她俩都去游行了,喊口号喊得嗓子哑哑。静姝便煮了锅莲子冰糖水,说要给两人去去心火。水刚烧开,妇指会忽地打电话过来,说是件紧急公文,几次报到新运总会都过不了,实在是没办法了,想烦请静姝过去帮帮忙。静姝接着电话,脸臊得通红——她天天拿着人家妇指会的薪水,从来不去上班,人家让写个公文还得求着,实在是于心不忍,当下收拾了一下,便要出门。

静姝这一走,突雯顿觉无聊,手里的书也不想看,随便扔在一旁,枕了两手打盹。眼睛虽然合上,却是睡不着,心头蓦地突突直跳。突雯以为是旁边锅里的水声聒噪,便起身封了火,复又躺下,却依旧是心慌。突雯正纳闷间,听得门声一响,睁开眼时,微茹铁青着一张脸,已经坐在她面前了。

突雯想也不想,便哼了一声,转过身去,背对微茹。而微茹良久无语,也不见他离开,屋子里一时静谧异常。突雯忍不住坐起来,嚷道:“你来做什么?”

话一出口,突雯就呆住了。微茹苍老地坐着,眼里,脸上全是泪,他也没有去擦拭,就那么让泪水安然地落下,仿佛刹那间年华已逝。突雯脱口而出道:“怎么了?”

微茹轻轻地摇头叹气,半天才道:“你说,好好的,人,如何说就没就了?”

突雯惊得周身寒彻,脸上血色皆无。她当然听得出来,是从海出事了。父女俩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听得对方的心跳。微茹默默地掏出一封电报,放在桌上,低声说道:“前几天,一大队的轰炸机远征上海,三大队护航,回到安康时一架飞机受损严重,引起爆炸,从海当时正在抢救——”

轻声道:“静姝该回来了吧——我怎么跟她开口?”突雯茫然地看着他,摇摇头,只听见眼泪扑啦啦掉在电报上的声响。

静姝是在天擦黑才回来的。妇指会的人让她去帮忙写公文,也是微茹的意思,等公文写好,又有同事留她,故意说这说那,弄得静姝也莫名其妙。等她回到沈家,微茹父女仍在犯难。静姝站在门口,笑容还挂在眼角,冷不丁跟他们目光撞在一处。那个场面,突雯一生都不会忘掉的。突雯能清楚地记得,她穿着件二蓝竹布旗袍,立在檐下门边,两手拎着小包,松松地附在小腹上。再往她身后看,是初起的月光,清辉打得她浑身湿透,旗袍紧紧地裹住了她的身子。她看着门里的两人,看着灶上冷透的汤锅,看着突雯手里捏着的电报稿。她的呼吸渐渐急促起来,身子的曲线也跟着律动,此时此刻的静姝,周身皆是佻佻的美丽。但她的脸,在刹那间变得青而黑。突雯和微茹不由自主地都站起来了,因为他们分明听到,静姝正在清晰地问道:“他是不是死了?”

了,但一些血迹没有洗掉,一块块淡淡的黑色,周围都搥得发白,或许是洗不掉了。静姝来回抚摸那些黑块,一遍又一遍,抓住攥紧了,松开,再抚摸,再抓住。一共三百多公里的路,三人天不亮就出发,整整走了一天,黑透了才到朱阳关。到了家,静姝还是不说话,就抱着那件制服,和衣而眠。

一晃就是八月了。突雯这才相信,任何剧烈的社会公共事件,在一个失去了爱人的女人眼里,都与己无关。抗战胜利那天,整个朱阳关都沸腾了。镇街西口,搭起了一个巨大的牌坊,上面是省府主席刘书霖的亲笔“古镇报捷”,书体是汉隶,有几分苍劲。白天集会游行,晚上省府广场彻夜狂欢,据说邻近几个县城的鞭炮、红纸都卖空了。静姝一整天都没有出门,就在家里坐着,面前摆着从海的制服。静姝的手指摊在制服上,从扣子、衣襟、领章,再到肩章、臂章、袖口,一路抚摸,往返不停。突雯就坐在旁边看着她。这几个月里,静姝迅速地清瘦下去,一具丰盈的肉体不断瘦削,像被拧干了水的毛巾。

突雯把旁边的碗筷朝她推了推,低声道:“好歹也是胜利了,吃了吧。”静姝停下了手,转头对突雯一笑,道:“吃倒是吃不下,你若是没事,陪我出去走走。”

两人出了门,锁上全是醉了酒似的人们,一个个迎面而来,擦肩而过,还有人塞给她俩国旗。突雯拉着静姝的手,道:“你想去哪儿,我陪你。”

突雯就那么挽着静姝的胳膊,两人慢慢地走在街上走。朱阳关向来闭塞,人烟不多,就这么一条街,由西北向东南,两侧都是山。两人信步朝一个山坡上去,也没登高,便转身回看,整个镇子差不多都在眼里了。那天是农历初九,月亮一半微凸,规矩短矩,天地自有它的道理,不因人间

的悲喜而稍有改变。离人远了,嗷嗷尘嚣也都远了,隐隐约约只看得见灯火通明处,有人来回奔步。静姝站得久了,又很久不出门,没走过这么远的路,一时有些疲惫,便拉着突雯席地而坐。两人各自抱着膝盖,看着人群之后的远山。千山暮色,天穹微蓝。两人都在想着心事,没有说话。

不知过了多久,静姝忽然轻声一笑,道:“这些日子,难为你了。现在胜利了——八年啦,总归是胜利了。你有什么打算?”

“先回开封吧。”突雯一面想,一面沉吟道:“学还是得上的,也不知双龙巷那边,静宜女中什么时候复课?不过咱们可说好了,等回了开封,你还跟我住,省府前街那边地方大,想跟我住也好,给你收拾出一个房间,你自己单住也好。”

静姝笑了笑,道:“有件事,我得告诉你了,不过你不能告诉你父亲,这也是为你们好。”

突雯点头道:“我听你的就是。”说着,她忽然笑起来:“这么神秘兮兮的,难道你是共产党?”

静姝看着突雯,她的眼神从未如此清静而冷静,突雯分明听见她在说:“是的,我就是共产党,从海也是。”(全文完,本报有删节)

从下期起,本报将开始连载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李佩甫最新长篇小说《河洛图》,敬请读者垂注。 41